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英] 亚瑟·柯南道尔 著

以 57 种语言风靡全世界的侦探小说经典之最



最后致意
His Last Bow

新探案
The Case-Book of Sherlock Holmes

北方文艺出版社



柴藤林屋案

一、约翰·斯科特·爱克斯先生的奇怪经历

从笔记本的记载中我发现，那是1892年3月末一个阴沉多风的日子。在我们吃午饭时，福尔摩斯接到了一份电报，并且很快地作了答复。他虽然没有说话，但是看得出来他心中一直想着这事，随后他站在炉火前，面带沉思的神色，抽着烟斗，时不时地瞥一眼那份电报。突然，他转过身对着我，眼里闪着诡秘的光彩。

“华生，我觉得我们不妨把你看做是一位文学家，”他说，“你怎么解释‘荒诞’这个词？”

“奇怪——不同寻常。”我回答说。

他摇摇头表示不同意我的定义。

“肯定还有更多的意思，”他说，“事实上它还有悲惨和可怕的含义。如果想一想你那些长期以来一直折磨大众的文章，你就会意识到‘荒诞’这个词更深的含义往往就是犯罪。想一想‘红发会’那事吧，开始时很荒诞，结果却是不顾一切地企图抢劫。或者，再想一想‘致命的橘核’的那件案子，也是再荒诞不过了，结果直接牵涉到一起谋杀案。因此，我总是对‘荒诞’这个词有警惕之心。”

“这份电报里有这个词吗？”我问。

他大声地读起电文来：“遇不可思议及荒诞之事。能否赐

教？斯科特·爱克斯，查林十字街邮局。”

“男的还是女的？”我问。

“哦，当然是男的。女的是从来不会发出这种预付回邮的电报的，她会自己来一趟。”

“你要见他吗？”

“亲爱的华生，自从咱们拘捕了卡鲁塞斯上校以后，你不知道我有多烦。我的大脑像一台空转的引擎，由于没有连接上所要制造的工件，快要破碎成片了。生活平淡乏味，报纸枯燥无趣，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似乎再也不存在勇敢和浪漫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有必要问我是否准备研究新的问题吗？不管到最后这个问题会是多么小，多么不重要。不过现在，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我们的当事人已经来了。”

楼梯上传来有节奏的脚步声。一会儿，一个身材高大，身板结实，胡子花白而又威严可敬的人被领进了屋里。他那凝重的面色和高傲的举止显露出他的身世。从他的鞋罩到金丝眼镜，可以看出他是个保守党人，教徒，良民，一个真正的正统派和保守派。但是，他那直立的头发，因为愤怒而涨红的面容，以及慌张而激动的神色都显示出，某件令人吃惊的经历使他失去了往日的镇静。当即他就开门见山地谈起了他的事。

“我碰到了一件非常奇怪又非常惹人不开心的事情，福尔摩斯先生，”他说，“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非常无礼——令人无法容忍。我一定要得到一个解释。”他异常气愤地说。

“请坐，斯科特·爱克斯先生，”福尔摩斯用安慰的声调说，“我是否可以先问一下，您来找我到底是为了什么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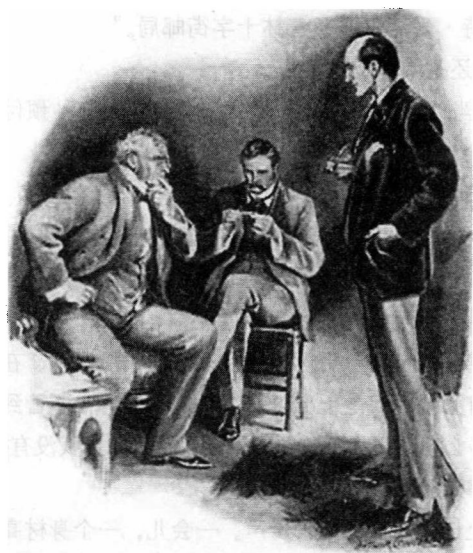
“唔，先生，我认为这件事和警察没有关系，并且当你听完这事，你一定会同意我不能扔下这事不管。我对私人侦探这类人一点儿不感兴趣，但尽管如此，我久仰您的大名——”

“是这样。那么，第二个问题，你为什么当时不马上就来呢？”

“什么意思？”

福尔摩斯看了看表。

“现在是两点一刻，”他说，“你是在一点钟左右发的电报。不



过，如果没有看出来你是一睡醒就遇到麻烦的话，谁也不会注意到你这身打扮。”

我们的当事人理了理乱糟糟的头发，摸了摸没有刮过的下巴。

“你说得对，福尔摩斯先生。我根本没有想到要梳洗。离开那样一座房子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在我来此地之前，我到处打听。我找过房产管理员。你知道，他们说加西亚先生的房租已经付过了，说柴藤林屋一切都很正常。”

“喂，喂，先生，”福尔摩斯笑着说道，“你和我的朋友华生医生真是一对。他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总是一开始就把事情讲得乱糟糟的。请整理一下你的思路，按照事情发生的顺序从头讲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使你头不梳脸不刮的，靴子和背心的扣带都没有系好就跑出来寻找指导和帮助。”

我们的当事人一脸愁容，低下头看了看自己不寻常的外表。

“我这样子看上去肯定很不体面，福尔摩斯先生。可是我弄不明白，我一生之中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我现在告诉你这件

怪事的全部经过。我敢说你们听了之后就会认为我这个样子是情有可原的了。”

但是他刚开始讲述就被打断了。外面一阵喧闹声，哈德森太太打开门，领进来两个身材粗壮的官方人士。其中一人就是我们熟悉的苏格兰场的葛雷格森警长，他精力充沛，气宇轩昂，在圈子里是一名干将。他同福尔摩斯握了握手，然后介绍了一下他的同事，萨里警察厅的贝尼斯警长。

“福尔摩斯先生，我们一起跟踪此人，结果跟到这地方来了。”他那双大眼睛转向我们的客人，“你是住在李街波汉公寓的约翰·斯科特·爱克斯先生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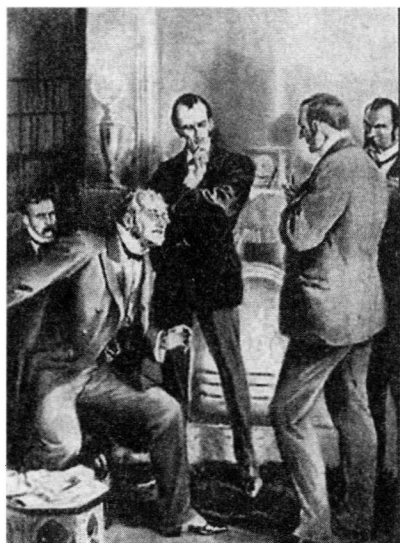
“是的。”

“我们跟踪你一个上午了。”

“毫无疑问，是电报帮助你们掌握了他的行踪。”福尔摩斯说。

“的确如此，福尔摩斯先生。我们在查林十字街邮局找到了线索，就一直跟踪到这里了。”

“你们为什么跟踪我？你们想干什么？”



“我和这个小伙子似乎非常投缘。他好像一开始就喜欢上了我。在我们见面后不到两天，他就到李街来看望我。这样一来二去，最终他邀请我到柴藤林屋——他在厄榭和奥克斯肖特之间的住所去住几天。昨天晚上我应约去了。

“在我去他家之前，他曾对我谈起过他家里的情况。他和一个忠实的仆人住在一起，这个仆人也是西班牙人，会讲英语，替他管家，照料他的一切。他说他还有一个出色的厨子，能做一手好菜，是个混血儿，是他在旅途中结识的。我记得他感叹过在萨里郡的中心地区竟能找到这么一个奇怪的住处。我同意他的看法，尽管事实已经证明，它比我想象的还要奇怪得多。

“我驱车到了那个地方——由厄榭往南大约两英里。房子很大，离公路有些距离，有一条弯弯曲曲的车道，车道两旁是高高的常青灌木丛。这座房子破旧不堪，摇摇欲坠，年久失修。当马车来到布满斑迹、久经风吹雨打的门前，停在杂草丛生的道上时，我一时有点儿犹豫，不知道拜访这样一个我不太熟悉的人是否明智。他亲自为我开门，对我的到来表示极热烈的欢迎。然后他就把我交给一个忧郁、黝黑的男仆人。那仆人提着我的皮包，领我到准备好的卧室里。不过，整座屋宅都令人感到压抑。我们面对面坐着进餐，虽然主人极尽殷勤，但他好像一直心不在焉，说话含混不清，语无伦次。他不停地用手指敲敲桌子，咬咬指甲，还做出其他一些动作，可以看出来他心神不宁。至于那顿饭，既招待得不周到，菜也做得不好吃，再加上那个默不作声的仆人阴沉着脸色，实在令人觉得很不舒服。说真的，那天晚上，我真想找个理由返回李街。

“我想起一件事，或许和这两位先生正在调查的问题有关系，不过当时我根本没有在意。快吃完饭时，仆人送进来一张纸条。我看出主人看过便条后显得更加坐立不安，神情更加古怪了。他不再故作无事地和我闲谈，而是坐在那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呆呆地想心事。但是便条上写的什么，他没有说。好在到11点钟左右，我就去睡觉了。过了一会儿，加西亚在门口探头看我——当时房间是黑的——问我是不是按过铃，我说没有。他表示歉

意，不该这么晚来打扰我，并且说已经快到一点钟了。后来，我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天明。

“现在，我要讲到故事中最惊人的部分了。当我醒来，天已大亮，一看表，快到九点钟了。我曾特别关照过，叫他们在八点钟叫醒我，我奇怪他们怎么会忘了。我从床上跳起来，按铃叫仆人，没有人答应。我按了一遍又一遍，就是没有人答应。我想，肯定是铃出了毛病。我憋了一肚子火，胡乱穿上衣服，赶快下楼去叫人送热水来。当我发现楼下一个人的时候，你们能想象出我当时是多么地惊讶。我在大厅里叫喊，没有回答，又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都空无一人。我的主人在头天晚上把他的卧室指给我看过，于是我去敲他的房门，但没有回答。我扭动把手进了房间，里面是空的，床上根本就没有人睡过。他同其余的人都走了。外国主人，外国仆人，外国厨师，一夜之间都不翼而飞啦！我到柴藤林屋的拜访就此结束。”

歇洛克·福尔摩斯一边搓着双手咯咯发笑，一边把这件怪事记录到他那专门记载奇闻逸事的本子上。

“像你经历的这种事，我还是头一次听到，”他说，“先生，我可不可以问一下，你后来又干了些什么？”

“我气炸了。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成了某种荒唐的恶作剧的受害者。我收拾好自己的东西，砰地一声关上大门，提着行李就到厄榭去了。我找到镇上最大的地产经纪商艾伦兄弟商号，发现那个林屋是这家商号出租的。这使我猛然想到，这件事的前前后后不可能只是为了把我愚弄一番，主要目的一定是为了逃租。现在正是3月底，每季度一次的结账日快到了。可是，这也解释不通。管理人对我的提醒表示感谢，不过他告诉我，租费已经预先付清了。后来，我进城走访了西班牙大使馆，大使馆根本不知道这个人。再往后，我又去找麦尔维尔，就是在他家里，我第一次遇见加西亚的。可是，我发现他对加西亚的了解还不如我多。最后，我收到你给我的回电，就赶来找你了。因为我听说，你是一个解决难题的好手。不过现在，警长先生，从你走进房间时说的话，我全明白了，一定还有什么悲剧性的事件发生了。这

福尔摩斯微笑着表示赞赏。

“你一定把那所房子检查得非常仔细，才能把这么小的一个纸团找到。”

“是的，福尔摩斯先生。这是我的做事风格。我可以把它念出来吗，葛雷格森先生？”

那位伦敦佬点了点头。

“便条写在普通的不带水印的米色压纹纸上，大小约是一页纸的四分之一，是用短刀剪刀分两下从整张纸上剪下来的。对折三次以后，用紫色蜡泥封口，用某种扁圆的东西在蜡上匆匆盖压过。便条是写给柴藤林屋的加西亚先生的。上面写着：

‘我们自己的颜色，绿和白。绿色开，白色关。主楼梯，第一过道，右边第七，绿色粗呢。祝顺利。D。’

“这是女人的字体，笔头尖细。可是地址却是用另外一支钢笔写的，要不然就是另外一个人写的，你们可以看出，字体要粗大得多。”

“一张非常奇怪的条子，”福尔摩斯匆匆看了一下，“我真佩服你，贝尼斯先生，你在检查这张便条时十分重视对细节的观察。或许还可以补充一点细节，所谓扁圆的封印，无疑是一颗平面的袖扣——还有什么别的东西是这种形状的呢？剪刀是折叠式指甲刀。所剪的两刀虽然很短，你仍然可以清楚地看见，在两处剪开的地方同样都有细小的弯曲。”

乡镇侦探嘿嘿笑了起来。

“我以为我已经够细致的了，现在才知道，我还是漏掉了一点东西，”他说，“我得说，我不认为这个条子有多么重要，它只是告诉我们有什么事情即将发生，而那个女人，照以往的经验，是一个知情人。”

当进行这一番谈话时，斯科特·爱克尔斯先生坐在那里，心神不安。

“我很高兴你们找到了这张便条，因为它证实了我所讲的事情经过，”他说，“可是，我要指出，加西亚先生出了什么事，他家里出了什么事，我还都不知道呢。”

“说到加西亚嘛，”葛雷格森说，“这很容易回答。人们发现他死了。今天早晨在离他家大约一英里的奥克斯肖特空地上找到了他的尸体。他的头被用沙袋或者类似的东西打成了肉酱，下手很重，不是打伤了，而是打开了花。那地方很僻静，方圆四分之一英里之内没有住家。显然是有人从后面把他打倒的。行凶者在他死后还继续击打了很久。这是一次极其凶残的袭击。作案人没有留下任何足印和线索。”

“是抢劫吗？”

“不，没有抢劫的迹象。”

“这太悲惨了——既悲惨又可怕，”斯科特·爱克尔斯先生愤愤不平地说，“不过，这和我一点儿关系也没有。我的主人深夜外出，遭到如此悲惨的结局，我一点儿也不知情，怎么会把我卷进这个案件里了呢？”

“很简单，先生，”贝尼斯警长回答说，“从死者口袋里发现的唯一材料就是你给他的信。信上说你将在他家过夜，而他就是在那天晚上死的。就是通过这封信的信封，我们才知道死者的姓名和住址。我们在今天早上九点钟以后赶到他家，你不在，别的人也不在。我一面电告葛雷格森先生在伦敦找寻你，一面搜查柴藤林屋。随后我就赶进城，会合葛雷格森先生一同来到这儿。”

“现在我想，”葛雷格森先生说着站了起来，“最好是公事公办。斯科特·爱克尔斯先生，你跟我到局里走一趟，把你的供词写出来。”

“当然可以，我立刻就去。可是，福尔摩斯先生，我仍然聘请你代为出力，我希望你能够不惜费用，不辞辛苦，为我弄清真相。”

我的朋友转过身去看着那位乡镇侦探。

“我想你不会反对我同你合作吧，贝尼斯先生？”

“当然不会，先生，那是我的荣幸。”

“从你处理事情的方式看，你干事敏捷，条理清晰。我想问一下，死者遇害的确切时间是什么时候，这有线索没有？”

“一点钟以后他一直在那里。当时下着雨。他肯定是在下雨

之前死的。”

“可是，这根本不可能，贝尼斯先生，”我们的当事人叫了起来，“他的声音我不会听错。我敢起誓，那个时间他正在我卧室里对我说话。”

“奇怪，但并非不可能。”福尔摩斯微笑着说道。

“你有线索啦？”葛雷格森问道。

“从表面上看，案情并不十分复杂，尽管它带有某些新奇有趣的特点。在我斗胆发表最后的结论之前，还有必要进一步了解一些情况。哦，对了，贝尼斯先生，你在检查房子的时候，除了这张便条之外，还发现了别的奇怪的东西没有？”

这位侦探以一种古怪的神情望着我的朋友。

“有，”他说，“还有一两样非常奇怪的东西。等我在警察局办完了事，也许你会愿意对这些东西发表高见的。”

“我随时听候吩咐，”福尔摩斯说着按了一下铃，“哈德森太太，送这几位先生出去，麻烦你把这封电报交给听差发出去。叫他先付五先令回电费。”

来客们离去之后，我们在寂静中坐了一会儿。福尔摩斯不停地抽着烟，那双锐利的眼睛上面双眉紧锁，他的头伸向前方，表现出他特有的那种专心致志的神情。

“唔，华生，”他突然转身问我，“你对这事有什么看法？”

“我对斯科特·爱克尔斯先生的故弄玄虚很不以为然。”

“那么，罪行呢？”

“喔，从那个人的同伴都同时消失这一点来看，应当说，他们肯定和这起谋杀有牵连，所以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而逃之夭夭了。”

“这个观点当然是有可能的。但是从表面上看，你必须承认，他的两个仆人合伙谋害他，而且偏偏选在他有客人的那个晚上袭击他，这很奇怪。那一个星期，除了出事的那天以外，其余几天他都是独自一人，他们满可以为所欲为。”

“他们为什么逃走呢？”

“是啊。他们为什么逃走呢？这里面大有文章。另一个重大

东西。刚才我还以为是那个东西又来敲窗哩。”

“又来什么东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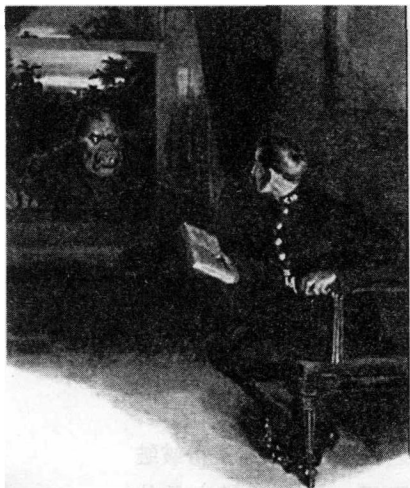
“是鬼，先生，我知道。就在窗口。”

“什么在窗口？什么时候？”

“大约两个小时前。天黑不久，我坐在椅子上看报。不知怎地我一抬头，却看见一张人脸正从下端的窗框向里望着我。天啊，先生，那是怎样的一张脸啊！我做梦都会看到它。”

“打住，打住！瓦尔特斯，这像一名警官说的话吗？”

“先生，这我知道，可是那东西太让人恐怖啦，先生，不承认不行。那张脸说不上是什么颜色，黑不黑白不白，色彩非常奇怪，就像牛奶溅在泥地上的样子。而那张脸盘，顶得上您两个脸那么大，先生，还有那副样子，两眼眼珠突出，咄咄逼人，加上一口白牙，活像一只饿狼。我对您说，先生，当时我是连一根指头都动弹不得，一口大气也不敢出，直到它突然消失。我跑了出去，穿过灌木林，感谢上帝，那儿什么也没有。”



“要不是我知道你是个好人，瓦尔特斯，单就此事，我也可以给你记上一个黑点。如果真的是鬼，那么，一个值班警官也绝不应为他不敢用手去碰它一下而感谢上帝。这该不会是你产生的一种幻觉或神经错乱吧？”

“至少，这一点不难解释，”福尔摩斯边说边点亮了他的袖珍小灯，“是的，”他快速地把草地检查了一下说，“据我判断，穿的是12号鞋。以此看来，他肯定个子很高。”

“他怎么啦？”

“他好像是穿过灌木林朝大路跑了。”

“好吧，”那位警长带着严肃而沉思的脸色说，“不管他是谁，想来干什么，现在他已经走了，还有更急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办。福尔摩斯先生，如果你允许，我要带你去看一下这所住宅了。”

我们仔细搜查了每个卧室和起居室，一无所获。显然，房客随身带来的东西不多，几乎可以说是什么也没有带。全部家具乃至细小的物件都是连同房子一起租用的。留下的许多衣服上都缀有高霍尔本的马克斯公司的商标。通过电报查询获悉，马克斯除了知道此人付账爽快之外，对他的买主一无所知。此外，只有一些零碎东西，几个烟斗、几本小说什么的，其中有两本小说是西班牙文的，还有一支老式左轮手枪和一把吉他。

“这里面没有东西，”贝尼斯说，手里拿着蜡烛，昂首阔步地在一个个房间出出进进，“福尔摩斯先生，现在我请你注意厨房。”

厨房位于这所房子的后半部分，里面很阴暗，屋顶很高。角落里摊着一个草垫，显然是厨师的床铺。盛有剩菜的盘子和用脏了的餐具还有昨天晚餐剩下的饭菜都堆放在桌子上。

“瞧这儿，”贝尼斯说，“你看这是什么？”

他举起蜡烛，照着橱柜背后一件奇怪的东西。这件东西已被揉搓得皱皱巴巴，很难分辨出是什么，只能说它是黑色的，皮做的，看上去像个小矮人。我刚开始查看时，以为是个黑种小孩的木乃伊；再一看，又像个扭变了形的远古猴类，我最后也拿不准那究竟是动物还是人。它身体中部挂着两串白色的贝壳。



你的帮助破了案，那我就太高兴了。”

福尔摩斯爽朗地笑了起来。

“好吧，好吧，警长，”他说，“我们各走各的路吧。如果你愿意，你可以随时使用我的成果。我想，这房子里，我想看的都看过了，在别处花点时间或许更有收获，再见啦，祝你好运！”

我知道福尔摩斯正在着急寻找一条线索，这我可以举出他好多微妙的表情来证明，除我之外，别人可能不会注意到。对于一个不经心的观察者来说，福尔摩斯如往常一样冷淡，但是，他那双闪亮的眼睛和轻快的举动却透漏出一种被抑制的热情和紧张的情绪，这使我确信，他是正在思考对策。按照他的作风，他一言不语；照我的脾气，我一句也不问。我能与他一块儿参加这场游戏，能为抓罪犯而提供一点儿帮助，而且不会以无用的插话而分散他的注意力，我对此已很满意了。到时候，一切都会转向我的。

因此，我等待着——可是，我越来越失望，空等一场。一天接着一天，我的朋友毫无动静。其中有整整一上午他是在城里度过的，我偶然得知，他是去大英博物馆了。除这次外出之外，他成天散步，时间很长且常常是独自一人，要不就是同村里的几个碎嘴子闲聊，他在努力结交这些人。

“华生，我相信在乡间住上一周对你是很宝贵的，”他说道，“再次看到树篱上新绿的嫩芽还有榛树上的花蕾，让人感到舒心极了。带上一把小锄、一只铁盒子和一本初级植物学书，就可以度过一些惬意的日子了。”他自己带着这套行装四处找寻，可带回来的只是寥寥几株小植物，而这点儿东西用不了一个黄昏就可以采到的。

我们在漫步闲谈时，有时也遇见贝尼斯警长。当他与我的同伴打招呼时，他那张又肥又红的脸上满是笑容，一对小眼睛熠熠发亮。他很少涉及案情，但是从他的言谈中，可以窥测出他对事情的进展也还满意。然而，我得承认，案发五天后，当我打开晨报见到如下的大字标题时，我还是不由得吃了一惊：

全部的事实，是不是？”

我似乎已从一团乱麻中理出了头绪。使我不解的是，和往常一样，我为什么在此之前总是看不出来呢。

“但是，一个仆人为什么要回来呢？”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匆忙逃离的时候，有某种珍贵的东西落下了，他又舍不得丢弃。这一点说明了他的固执，对不对？”

“哦，那么下一步呢？”

“下一步是加西亚吃晚饭时收到的那封信。这封信表明，在另一头还有一个同伴。那么，这个另一头又在哪儿呢？我已经对你说过，它只能在某一处大宅子里，而大住宅则为数不多。到村里来的头几天，我四处闲逛，搞植物研究，并利用间隙，对所有大住宅进行察访，还对住宅主人的家世进行了调查。有一家住宅，而且只有一家住宅，引起我的注意。这就是海伊加布尔有名的黑橡木庄园，离奥克斯肖特河对岸一英里，离发生悲剧的地点不到半英里。其他住宅的主人都平凡而可敬，与传奇生活毫不相干。但是，海伊加布尔的亨德森先生却有几分古怪，离奇的事有可能在他身上发生。于是，我把注意力集中在他和他的家人身上。

“一群怪人，华生——他本人是其中最怪的一个。我利用了一个合乎情理的借口设法去拜晤他。可是，从他那双晦暗、深陷、仿佛陷入沉思的眼睛里我似乎看出，他十分清楚我的真正来意。他大约五十岁，强壮而机灵，铁灰色的头发，两道浓眉联成一线，行动像鹿一样敏捷，有着帝王般的风度——总之，是一个凶狠专横的角色。一股火辣辣的精神潜藏在他那张羊皮纸样的面孔后面。他要么是个外国人，要么就曾在热带长期居住过，因为他的皮肤虽然枯黄，但却如马鞭绳一般坚韧。他的朋友兼秘书卢卡斯先生肯定是个外国人，棕色的皮肤，狡猾，文雅，像只猫一样，说话刻薄但又不失礼貌。你看，华生，两伙外国人我们都已接触到了——一伙在柴藤林屋，另一伙在海伊加布尔——所以，我们的两个缺口已经开始合拢了。

“这两个密友是全家的中心。不过，对于我最直接的目的来

人。不幸的是，默里罗对他的卓越品质有所耳闻后，就用某种借口召他回去，把他枪毙了。他对他的灾难有预感，所以没有把我带回去。他的财物充公了，留给我的微薄收入和一颗破碎了的心。

“后来，这个暴君倒台了。正像你刚才说的那样，他逃走了。可是，他毁掉了许多人的生命，那些在他手里被折磨至死的人的亲友不会善罢甘休。他们在一起组织了一个协会。复仇的使命一天不完成，这个协会就一天不撤销。当我们发现这个改头换面的亨德森就是那个倒台的暴君之后，我的任务就是打进他的家里，让别人了解他的行踪。我要做到这一点，只能靠保住在他家里当女教师的位置。他没想到，每顿饭都和他对桌而食的这个女人的丈夫，正是被他处心积虑地杀害了的人。我朝他微笑，负责教育他的孩子，等待着时机。在巴黎试过一次，但失败了。我们迅速地东躲西藏，跑遍了整个欧洲，把追踪我们的人甩掉，最后回到这所他一到英国就买下来的房子。

“可是，这儿也有正义的使者在等着他。加西亚是原圣佩德罗大主教的儿子。当他得知默里罗要回到这里时，加西亚带着两名地位低卑的忠实伙伴做好了准备。报仇的火焰在三个人胸中燃烧着。白天加西亚无法下手，因为默里罗防备严密，没有他的随员卢卡斯——此人在他辉煌的年代叫洛佩斯——在身边，他从不外出。但在晚上，他是单独睡的，所以报仇的人在这个时候有机可乘。一天黄昏，按照事先的安排，我给我的朋友送去最后的消息，因为这个家伙时刻高度警惕，他的房间经常调换。我要留心让所有的房门都开着，同时在朝大路的那个窗口发出绿光或白光作为信号，表示一切顺利或者行动最好推迟。

“可是，我们的每一步都不顺利。秘书洛佩斯对我产生了怀疑。我刚把信写完，他就悄悄从背后向我猛扑过来。他和他的主人把我拖到我的房间，宣判我是有罪的叛徒。如果他们可以杀人不承担后果的话，他们早就当场用刀把我刺死了。最后，他们经过争论，一致认为杀死我太危险。但是，他们决定要把加西亚干掉。他们塞住我的嘴，默里罗扭住我的胳膊，直到我把地址给了

的侦查任务虽然结束，但是，我们的法律工作却开始了。”

“对，”我说，“一个善辩的律师可以把这次谋杀说成是自卫。在这样的背景下，可以犯上百次罪，可是，只有在这件案子上才能判罪。”

“得啦，得啦，”贝尼斯高兴地说，“我看法律还没有那么糟。自卫是一回事，怀着蓄意谋杀的目的去诱骗这个人，那就另当别论了，不管你担心会从对方那里遭到什么样的危险。不，不，等我们在下一次的吉尔福德巡回法庭上看到海伊加布尔的那些房客时，就可以证实我们都是正确的了。”

然而，这是个历史问题，在圣佩德罗之虎受到惩罚之前，还需要一段时间。他和他的同伙不仅狡猾，而且很大胆，他们溜进埃德蒙顿大街的一个住所，然后从后门出去，到了柯松广场，就这样把追捕的人甩掉了。从那天以后，他们在英国就再也没出现过。大约半年以后，蒙塔尔法侯爵和他的秘书鲁利先生双双在马德里的埃斯库里尔饭店里被谋杀。有人把这桩案子归咎于无政府主义者，但是始终没抓到谋杀者。贝尼斯警长来到贝克大街看望我们，带来一张那秘书和他主人的复印图像，那秘书是一张黑脸，主人有一副老成的面孔，富有魅力的黑眼睛和两簇浓眉。我们并不怀疑，尽管是延误了，正义终究还是得到了伸张。

“这是一桩头绪纷乱的案件，我亲爱的华生，”福尔摩斯在暮色中抽着烟斗说道，“不可能用你以往得心应手的简洁风格将它讲述出来。它覆盖了两个大洲，牵涉到两群神秘的人，加上我们非常可敬的朋友斯科特·爱克尔斯的出现，使案情进一步复杂化了，他被卷进这个案子向我们表明，死者加西亚足智多谋，有良好的自我防范本领。结局是令人满意的，我们和这位可敬的警长合作，在千头万绪的疑点中抓住了要害，终于得以沿着那条蜿蜒曲折的小路前进。你还有什么地方不清楚吗？”

“那个混血儿厨师为什么要回来？”

“我想，你的疑问可用厨房里的那件怪东西来解答。这个人是圣佩德罗原始森林里的生番，那件东西是他的神物。当他和同伴退到预先约定的地点时——他们的同伙早已等候在那里了——



“非常对！是涂过柏油的麻绳。你也肯定注意到了，库欣小姐是用剪刀把绳子剪断的。这一点可以从两端的磨损看出来。这很重要。”

“我不明白这有什么重要。”莱斯特雷德说。

“重要就在于绳结未被动过。还有，这个绳结打得很特别。”

“打得很精巧。我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莱斯特雷德得意地说。

“好，关于绳子就谈这么多吧，”福尔摩斯微笑着说，“现在来看包裹纸。牛皮纸，有一股明显的咖啡味。怎么，没有检查过？肯定没有检查过。地址是用笔头很粗的钢笔写的，而且相当潦草：‘克罗伊登十字大街S. 库欣小姐收’，也许是一支J字牌的，墨水很差。‘克罗伊登’一词原来是拼写的字母‘i’，后来被改成字母‘y’了。这个包裹是个男人寄的——字体显然是男人的字体——此人文化程度不高，对克罗伊登镇也不熟悉。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盒子是一个半磅装的甘露烟草盒。除了盒子左下角有指印外，没有明显痕迹。里面装的是用来保存兽皮或其他粗制商品的粗盐。埋在盐里的就是这奇怪的东西。”

他边说边取出两只耳朵放在膝头上仔细观察。这时莱斯特雷德和我在他两边弯下身子，时而望着这可怕的遗物，时而又望向